



来自西方的故事

LAIZI XIFANG DE GUSHI

刘勇强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来自西方的故事

刘 勇 强 编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来自西方的故事

刘勇强编著

杨凯华 装帧·插图
尤先瑞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75,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6,300

统一书号: R7024·126 定价: (四) 0.31 元

写在前面

大家都希望过幸福的生活，这可以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这种理想能实现吗？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思索着、探求着。很久很久以前，有人相信在飘浮着的白云之上，有一个幸福的乐园，叫做“天堂”。那儿，人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奇佳肴，喝的是琼浆玉液，住的是仙山琼阁。他们不懂忧愁，更没有悲伤，人人安居乐业，个个精神舒畅。这么美好的地方，谁不向往呢？

可是，“天堂”仅仅在神话故事中有，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首民谣这样唱：

古人想天堂，
天堂路茫茫。
本无极乐园，
何处去寻访？

尽管现在还有人相信“天堂”的存在，但是，宇宙飞船往来于地球和太空之间，人类登上了月球。从此，关于“天堂”的种种奇谈，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那么，有

没有“人间的天堂”呢？

有人认为，西方世界是“人间的天堂”。所谓西方世界是泛指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听说，这些国家政治民主，人人平等；家家有漂亮舒适的住宅、式样新颖的汽车；个个吃得好穿得好。似乎飘浮在白云之上的“天堂”一下子搬到了西方。

这都是真的吗？资本主义社会真值得我们向往吗？不，事实决不是这样的美好。

尽管西方世界经济发达、物质丰富、都市繁华，然而揭开那诱人的面纱略加观察，便可以看到它的本质。如果你想了解一下，那就读一读这本来自西方的故事吧！

目 录

“老鼠”与“耗子”	(1)
大桥下的冤魂	(6)
尸骨连成的铁路	(10)
“夏洛克”还活着	(16)
穿溜冰鞋的服务员	(23)
桑塔娜夫妇寻房记	(29)
查利和菲菲	(35)
一张不寻常的启事	(41)
红绿灯下洋“三毛”	(46)
摇钱树	(51)
咖啡馆里的神秘交易	(58)
汤姆先生的汽车	(63)
电视坏“姥姥”	(68)
机器人带来的厄运	(73)
“撕成两半”的孩子	(77)
黑孩子失踪了	(82)
提兜妈妈	(88)
一份奇怪的遗嘱	(93)

无所不在的“黑手”	(98)
白色妖魔	(105)
“救世主”	(111)
劳伦斯教子	(116)
约翰漫游“迪斯尼世界”	(122)
代理妈妈和孩子们	(130)
戴红圆帽的小伙子	(135)
结束语	(140)

“老鼠”与“耗子”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经常上街游行示威，他们举着标语，高喊打倒总统的口号，甚至当众把总统的模拟像烧掉。

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常以此作为政治资本，用来迷惑心地善良而又不明真相的人。譬如美国统治者总是这样吹嘘：美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土，不仅人人可以自由选举总统，而且人人都有机会当总统。美国宪法规定：年龄三十五岁以上、在美国出生并住了十四年的公民，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得票最多的人就登上总统的宝座。

从上面所讲的这些现象看，美国好象是一个很讲民主的国家，但事实又怎样呢？

人人都有机会当总统，这只是一句可笑的空话。不说别的，就说参加总统竞选吧。

谁想参加竞选都行，但要付出很多很多的钱。每个竞选人都要自我吹嘘一番：“我当总统之后如何如何好”。他们雇佣成百上千人帮忙搞宣传，报纸上登广告，电视台编节目，印发各种各样传单，开宴会拉选票，乘

飞机作竞选旅行，租旅馆设办公室……五花八门，样样要钱。有个大富翁参加竞选，他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台讲五分钟话，付了二万美元，相当于一个中上生活水平的美国人的一年工资。估计每个参加竞选总统的人起码花一千万美元，才可以开展工作。一个普通老百姓得五百年不吃不喝才能积攒这些钱。所谓人人都可参加竞选，这不是一句可笑的空话吗？那么，这种“民主权利”属于谁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当总统要花钱，选总统该不花钱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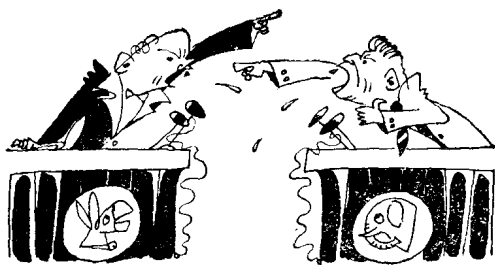
美国宪法又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公民有选举权。这是表面上说说的，事实上有种种限制选举的办法：财产的多少，居住的时间，文化程度的高低，甚至性格的好坏都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选举权。就算一切都合格，领到了选票，选谁呢？

想当总统的人个个都装扮成好人。他们笑容可掬，到处热情握手拥抱，和人亲切交谈，熟识地拍拍老人的肩膀，亲亲婴儿的脸蛋。凡是表示亲热融洽的举动都可以做出来。对失业工人讲“向贫困开战”，对资本家讲“保证足够的利润”，对少数民族讲“种族平等”，凡是可以博取别人欢心的话都可以说得出来。好象他们既是“平民”，又是“救世主”。其实这一切都在做戏，目的是为了多捞几张选票；一旦当上了总统，诺言可以赖得一干二净。譬如，有一个当选总统上台前曾经大叫大嚷

“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了四年总统，结果呢？物价上涨，失业增加，收入降低。换了一个新总统，他在竞选时也说同样的话，有些老年人说：“听腻了，谁不会说空话，谁就当不成总统啦！”

要是选民还决定不了选谁，那么，请收看“电视辩论”。可以说这是最“民主”的表演了。几个候选人都说自己好，到底哪一个更“好”，让他们在电视台上进行辩论，由选民们直接评论。候选人一一依次排定座位，由记者组成的提问小组，向他们提出国内外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候选人都要回答一通，“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然后相互攻击。有一年大选时，有个竞选人指着他的对手故意问电视观众：“他担任总统以来，你们是否生活过得更好一些？”被指责的那个窘了一阵之后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他们你来我往，辩得十分激烈。观众们好象在看一场精采的演出。辩论完了，一位中年观众还是决定不了选谁。他说：“一只老鼠，一只耗子，你说选谁呢？”

事实的确如此。美国有两大政党：一个叫民主党，一个叫共和党。每次选举



总统基本上只能从这两个党的头头推出的候选人中挑。别看两党的候选人吵得很凶，其实他们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压迫工人阶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竞选总统如此，竞选州长也一样。有一次爱达华州竞选州长，一个候选人要和另一个候选人进行“电视辩论”，遭到拒绝。他就花钱买了电视时间，在自己对面摆了一把空椅子，想突出一下自己，出出对手的丑。不料，观众们还挺高兴，说：“这下可好啦，不必在老鼠和耗子之间挑了。”于是人们纷纷投“空椅子”一票。

投“空椅子”一票，反映了美国人民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强烈不满。“民主”画皮，越来越遮不住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很多人根本不愿去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据统计，美国实际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数的百分比逐年下降：

一九六〇年占百分之六十二。

一九六八年占百分之六十点九。

一九七二年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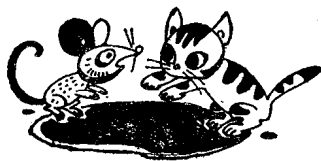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占百分之五十四。

一九七八年占百分之三十六。

美国人民对这种“民主”不感兴趣，但少数人却很感兴趣，因为这些人能从所谓的民主中捞取极大的好处。别的不说，就说当上总统之后的待遇吧。

美国总统每年薪水二十万美元，文娱费十万美元，其他经费五万美元。还有现代化大型喷气客机、直升飞机、小轿车、豪华的房子免费供他使用；周围有八十五名服务员、四百多名助手供他使唤。下台以后，每年还可以白拿十五万美元。总之，当上了总统，享受舒适一辈子。

美国标榜为“民主”国家，其实真正有“民主”权利的是极少数资产阶级；“民主”的画皮是骗骗人民的。列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记问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大家可以想一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大桥下的冤魂



纽约、伦敦、巴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都很繁华。

林立的大厦，有的象站立着的火柴盒，有的象耸立的宝塔，有的象镶嵌宝石的皇冠。闹市区里有超级市场、各种各样的商店、高级的旅馆、豪华的饭店。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景色就更加迷人；幢幢高楼闪出的灯光，筑起了道道奇异的光墙；五光十色、变幻无穷的霓虹灯光，使星星黯然失色；汽车雪亮的头灯和暗红的尾灯，象两条细长的游龙，蜿蜒曲折，缓缓爬动……

资本主义国家有较高的物质文明。然而，翻开它的文明史，哪一页，哪一章不是用劳动人民的泪水写成？这楼宇、马路、桥梁，哪一样不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这里就说说纽约市那座“布鲁克林——斯塔腾”大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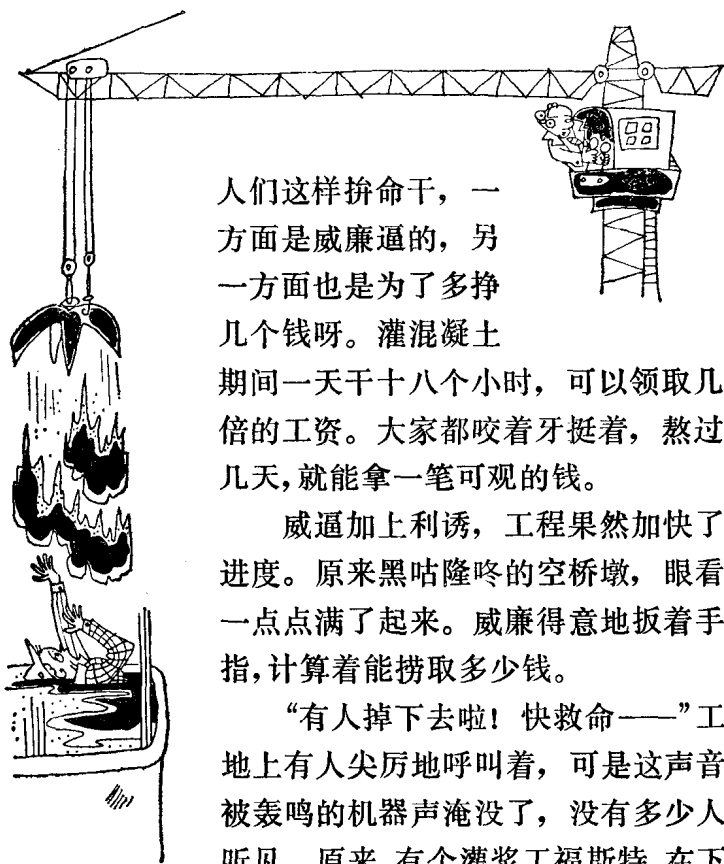
这座宏伟的现代化大桥横跨在纽约曼哈顿岛的南

端、拉里坦湾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巨大坚实的桥墩，稳稳托住宽阔的桥身。桥面上人流如潮，车辆如梭。可是参加过建桥的人都知道，在桥墩中有一个冤魂在哭泣，在呻吟……

事情发生在施工的关键时刻。当巨大的钢板围成的空心桥墩沉入海底时，工地就象正在激战的战场那样，昼夜不分地忙碌着。巨龙般的抽水泵“突突突”地抽掉了空心桥墩中的海水，高大的混凝土搅拌机“轰隆隆”地不停转动，满载建筑材料的汽车“嘟嘟嘟”不耐烦地响着喇叭，高耸入云的塔式大吊车，伸直了它的长臂，张开了它的巨爪，把成吨成吨的混凝土“哗哗哗”地往空桥墩中倾倒。

“浇灌桥墩，必须一气呵成。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停！”工程总监威廉先生俨然象个司令官，口气十分严厉，“谁不执行，谁负全部责任，倾家荡产也无济于事！”威廉讲这些话，自有他的道理。当然，浇灌混凝土应该一气呵成，中断了质量会受影响；不过，他考虑更多的是钱。质量好，工程进度快，他赚钱多，那不是一元二元的小事，而是成百万元的大事。怪不得威廉眼睛也红了，象一头饿狼，咆哮着要每台机器开足马力，要每个工人使出全力，一刻也不准停歇！

人毕竟不是机器啊，很多人已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两眼迷迷糊糊，脚下软乎乎的，只是机械地干呀干。工



人们这样拚命干，一方面是威廉逼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多挣几个钱呀。灌混凝土期间一天干十八个小时，可以领取几倍的工资。大家都咬着牙挺着，熬过几天，就能拿一笔可观的钱。

威逼加上利诱，工程果然加快了进度。原来黑咕隆咚的空桥墩，眼看一点点满了起来。威廉得意地扳着手指，计算着能捞取多少钱。

“有人掉下去啦！快救命——”工地上有人尖厉地呼叫着，可是这声音被轰鸣的机器声淹没了，没有多少人听见。原来，有个灌浆工福斯特，在下班的时候，一边走路，一边打盹，不留神一脚踩空了，一下子就掉进空桥墩里了。福斯特的同伴探头往里看，还隐隐约约看到他在泥浆中挣扎。这时，如果停止施工，用吊索放人下去把福斯特拉上来，也许还可得救。

大家正在想办法，突然停在上面的爪斗松开了，混凝土象山崩一样倾泻下去，把福斯特深深地埋在下面了。谁那么狠心啊？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威廉。原来他巡视到这里，见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乱作一团，知道出了严重的事。被钱迷住心窍的威廉，非但不想办法救人，反而趁吊车司机下来、现场混乱的机会，一个人偷偷爬上吊车，按下放爪的键钮，造成无法挽救福斯特生命的严重事故，迫使其他工人继续工作。威廉一边从梯子上爬下来，一边怒气冲冲地对大家吼道：“还不散开干活去！违反安全规程，失足而死，他自己负责！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威廉自以为有后台，蛮横无理地把现场的几个工人驱散。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大家知道，这座桥是政府出钱建造的，威廉只要挂个电话，警察就立即开到现场。就这样，福斯特被活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竟成了现代文明的“奠基石”。

“布鲁克林——斯塔腾”大桥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象征；福斯特的惨死桥下也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劳动者的白骨之上的。

尸骨连成的铁路

美国交通运输非常发达。巨型喷气飞机此起彼落；地下铁道纵横交错；高速公路密如蛛网；铁路干线四通八达。尤其是那条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中央铁路，更令人注目。

太平洋中央铁路东起大西洋沿岸的费城，西至太平洋沿岸的旧金山，长达四千五百公里。它象一条中枢神经，把美国各条铁路沟通起来。铁路工程非常艰巨。它穿越险峻寒冷的雪山，经过荒无人烟的沙漠，飞渡湍急奔腾的大河，紧挨陡峭危立的石壁。一百多年前，人们还没有先进的施工机械，试想在这种险恶的自然条件下，筑起漫长的铁路干线，筑路工人们将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劳动啊！

也许你不曾想到，修筑铁路的主要是我们中国人。先后约有十万华工在这里流血流汗，不少人甚至为它付出了生命。

美国的铁路为什么叫中国人筑？

问一问老一辈的华侨，他们会告诉你许多伤心的故事。